

做自己，任何年龄都无所畏惧

TRENT'ANNI...
E LI DIMOSTRO

三十了 又怎样

Amabile Giusti

[意] 阿尔比尔·吉斯蒂 著
李静平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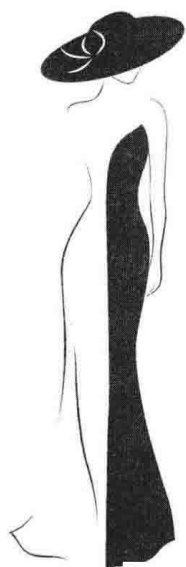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TRENT'ANNI...
E LI DIMOSTRO

三十了 又怎样

Amabile Giusti

[意]阿尔比尔·吉斯蒂 著
李静平 译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十了,又怎样? / (意)阿尔比尔·吉斯蒂著;
李静平译. — 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5513-1493-0

I. ①三… II. ①阿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2720号

Trent'Anni ... e li dimostro by Amabile Giusti

Copyright © 2014 by Amabile Giusti

Rights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Phoenix-Power Cultural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25-2018-073号

三十了,又怎样?

SANSHI LE YOU ZENYANG

作 者	[意]阿尔比尔·吉斯蒂
译 者	李静平
责任编辑	王婧殊 曹 甜
特约编辑	盛 利
整体设计	Metis 灵动视线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029-87277748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960mm×640mm 1/16
字 数	168千字
印 张	18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1493-0
定 价	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
联系电话:029-87250869

关于作者

阿尔比尔·吉斯蒂 (Amabile Giusti), 意大利知名作家。著有小说《超越了魔法的门》《快乐不作承诺》《黑心》等。

关于译者

李静平, 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语言文学专业, 曾任北京国际旅游节翻译, 国家大剧院意大利戏剧剧本翻译。译有《拉斐尔凉廊》《人文主义》等。

关于本书

卡洛塔因形象不佳从小被母亲和妹妹奚落，她孤僻、自卑的性格也让她与爱情擦肩。租房客卢卡的气质和魅力深深征服了卡洛塔，但面对滥情的卢卡，她只好将这份情感深埋心底，谁知却掉入妹妹精心策划的“夺爱战”中……



总策划：贺鹏飞

责任编辑：王婧殊 曹甜

特约编辑：盛利

整体设计：Metiz 灵动视觉

投稿邮箱：phoenixpower@126.com

官方网站：www.yilibook.cn

书店支持：字里行间 BELENCRE 连锁书店

懂得去爱的人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爱情。

我想的东西，我做的事，都是为了你。你没有发现吗？你怎么可能不懂我的心思呢？

简·奥斯汀《劝导》

那女人在冰箱中翻找着，手臂穿过一堆不太新鲜的奶酪和西红柿，艰难地拽着一听啤酒——啤酒被牢牢冻在结霜的冰箱壁上了。

我死死地盯着她，眼睑由于怒火而微微抽动。现在本应是我甜美入梦的时间，但隔壁的人却一直敲锣打鼓般地大闹，吵得墙壁都在微微震动。此情此景下，谁还能安然入睡？所有的噪音——狠狠关门的声音、粗野的尖笑声、弹簧床发出的震动声，还有混乱的叫喊声——激起了我的怒气。不过我没料到，竟会在我的冰箱前看到那位刚刚还大喊大叫着的女人。她有着很漂亮的臀部曲线，双腿像长颈鹿的脖子般修长，头发上还扎着我的粉红色发圈。

她站在那儿，露出绝不超过二十五岁的美丽脸庞，艰难地与被冻住的啤酒罐斗争着，嘴里嘟囔着要换掉冰箱这该死的破古董。

我很想告诉她，护理电器是我的家务事。另外，我的房子，我的地板，我的冰箱，我的粉红色发圈，如果她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乱用，我恐怕会勃然大怒地抓住她的衣领，把她像扔足球一样扔出去。啊，衣领不行，她只穿了一条丁字裤……然而以上都只是我的臆想罢了，事实上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吞下已到嘴边的咒骂，

怒火中烧地看着她，像看着一堆有机肥料。我的怒火无法尽情燃烧，因为一种更强烈的情感压制着它——绝望的嫉妒。

这位年轻的小姐有着令她引以为傲的挺翘臀部，当意识到房间里还有第二个人时，她转了过来。她的乳房十分坚挺，挺得很高，以至于几乎触及下巴。而且正面也很是漂亮。弧度完美的火红色短发，碧绿的眼眸，丰满的嘴唇，牙齿像美白牙膏的广告模特一样白。

没什么好说的，我讨厌她。

讨厌她，讨厌她和卢卡上床，讨厌她对我的冰箱指指点点，讨厌她在房子里裸着走来走去，最重要的是，讨厌卢卡。

卢卡又一次成功地勾搭上女人了，不过我毫不惊讶：他是个典型的万人迷。所有的女人都想与他发生一夜情，而所有的男人都唾弃他，除了那些同性恋者——他们也十分乐意分一杯羹尝尝滋味。

他如同红木衣柜般挺拔的双肩，蜜饯樱桃一样红润的嘴唇，希腊雕像般优雅的背脊，无一不彰显着他高贵的气质。他的眼眸时而闪烁着碧绿的亮光，时而黝黑得深不见底，光线和情绪的不同都会使他眼球的颜色微微发生变化。他总是略带笑意，笑起来又有种致命的性感。他总是微微歪着头，透过长长的睫毛注视着这个世界。修长的手微微挑起有点儿乱的栗色头发，几乎披及后颈。他的头发相当浓密，如果做一项统计调查，全世界至少得有五百个男人因为他浓密的头发而秃了头。简而言之，卢卡的确魅力十足。

前段时间，我的朋友都确信我们之间一定会碰撞出一些激情的火花。然而，从我们开始同住一所房子算起，已经过去整整六个月了，我们之间发生过的最亲密的事情，就是有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他的洗衣篮里堆积成山的内裤，我终于鼓起勇气用夹沙拉的夹子把

它们一个个拎起来，然后甩到洗衣机里。

而此时此刻，这位小姐厌恶地斜睨着我可笑的红睡衣——波尔齐亚姨妈送给我的圣诞礼物，还有我钢丝绒般乱糟糟的头发。

“您还有比酒（啤酒）吗？”她带着奇怪的口音问道，手指着冰箱里那听被冰霜绑架了的啤酒罐。

“很高兴认识您，我叫卡洛塔！”我失控地朝她喊道，声音几乎歇斯底里。

这时卢卡走了过来，他也几乎全裸：只穿了一条贴身的三角裤。

我双眼紧紧盯着他，心想：现在终于能听到一句郑重的道歉了。

她把手放在他手上，就像在卡拉OK厅抓住了麦克风。她笑了，大笑着。他们就像一只母鸡和一条鬣狗，做作地撕咬着，奔跑着。

如果现在我手里有个保龄球，我一定狠狠地击倒他们。我对他们的厌恶太过强烈，以至于发出了放射波，因为卢卡身体突然震了一下，而后转向了我。那位小姐依旧紧紧地握着她的麦克风，而那麦克风的主人问道：“谁把你吵起来了？”

这问题真是妙极了！我真想立刻一拳打倒他，连同他那位穿着丁字裤的坏女人一起。他弯下腰，开始拽啤酒罐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虽然怒目而视，却始终保持着缄默。她放开抓着他的手坐在了桌子上，随意地晃着两条长长的腿，伸展着光裸的脚，完全漠视我的存在。

“或许是你们听不到的某个维度的声音吵醒了我吧。”我咬着牙讽刺道，“还有你，能把屁股从那儿挪开吗？那是我做早餐的地儿。我可没那么多消毒液拿来消毒。”

那个把卷舌音发成平舌音的蠢女人仍然对我的讽刺毫无反应。

她嬉笑着摆弄着自己的脚，在我的幻想中，那只脚正被我的牛排刀千刀万剐。

卢卡将啤酒递给她，并轻轻揉着自己冰冷的手。

“可怜的卡洛塔。”他低声道，“明天你可得早起，要不然我们会把你吵醒的。”

他慢慢走过来，轻轻拥抱着我，就像他平常戏弄我那样，用他的双臂箍紧我的肩膀，把我稍微抱离地面。这对他来说倒是轻而易举，因为我既不是巨人也不是胖子。

我的身体开始情不自禁地颤抖，但我毫不屈服，脸上装作惊恐万分的样子，却在他猝不及防时向他脸上打了一拳，逼他放开我。卢卡突然把嘴凑过来——嘴唇对嘴唇的一吻，轻盈又温润，还带着点儿孩子气——那陌生女人的脸立刻变得僵硬，盯着我的眼神杀气腾腾。

这使得我心里似乎有点儿难过。我很想劝告她，卢卡从来都不属于她，在他赐予她第二次云雨之后，或许还需要上个厕所，而后她就会被甩到房子外面，就像那张沾满面包屑的桌布一样。

这么看来卢卡真是品行恶劣，他的床头柜里收藏了各色各味的避孕套，然而那些被征服的女人从来无福消受两次。第二天他甚至都记不得这位小美人的长相，他不会给她打电话，更不会找她，而他接到她的约会电话时，却轮到我言不由衷地说着谎哄走她。

卢卡放开了我，我却感到一丝失望——我似乎又喜欢上他了。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他，或者说，爱慕他。但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这种情感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他在我心里和那个立在我母亲家喷泉里的裸体小孩雕像没什么两样。他从不知道，我将我的枕头命名为卢卡，

给予过它无数次的亲吻与爱抚，如同一个小婴儿对待她的毛绒玩具那样爱护它。他总是忽略很多事情的真相，就像现在，他以为我只是因为被吵醒而生气，而事实上我所承受的折磨要比那强烈得多：我的梦中情人和一个他刚认识的女人上了床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。

我一直戴着不同的面具：喜悦的、滑稽的、噘着嘴的、喋喋不休的、神经质的……这样就可以迷惑他、扰乱他，不让他看到那可怕的真相——我渴望得到他，就像一棵快死的枯草，渴望清凉而甜美的水哗啦啦地浇灌在身上。自从他出现后，我才感觉到生命的完整，我的生命早已被他的一切填满。他地狱般混乱的生活，他的笑声，他抽雪茄时呛人的烟味，他敲键盘时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，他完美如花岗岩上的雕刻线条般的肌肉——都毫无防备地被他无死角地展现在我眼前，就好像我是他养的一条小猎犬，而不是一个双眼明亮、激素旺盛、情感丰富的女人。在他看来，我们之间似乎没有性别的界限，可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因为我已经爱上他了。

其实我的愤怒似乎还来自对于性欲彻头彻尾的失望：我很久没有风流一夜了。

母亲觉得我实在太过古板，她希望我能改变一下自己，把我那长长的尼姑裙剪短一点儿，下定决心让我变成一个既活泼又开放的女孩。这位已经结婚二十五年的女士告诉我，她曾经和她的莎莎舞老师有过一些越轨行为，这对我还真是很有“参考意义”呢。然而我又能怎么样呢？那些和我约会的男人并不能引起我任何心动的感觉。他们亲吻我的时候，我的脑袋里想的却是电话账单，而他们抚摸我的时候，我只有一种本能反应：抬起膝盖狠命地一顶。

卢卡只是温柔地拍拍我的脸，那只母狮子就立刻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。他挣扎着，像条努力逃脱雨幕的狗。

“接下来不会再有声音了，快去睡觉吧，小花蝶。”他向我保证道。

毫无疑问，我们都喜欢对方。

他走远了，他的背脊似乎发着华丽的光。

那女人也意识到了有点儿不对劲，她还不算傻，心里隐隐存着些疑惑，而当他避开了她的手，这种疑惑就转变成了愤怒的苗头。

我看着他们消失在房间的另一端，即使我知道他一定会尽力信守诺言，但我还是感到失落和愤怒，嫉妒的猛击让我无所遁形，只能默然无语，心中酸楚无限。

我在柜子里翻找着，却只找到一小块巧克力，估计是五年前和我一起搬到这房子里的。不过无所谓了，就算沾满墙皮我都能吃得下去。我握着战利品，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，恶狠狠地嚼着巧克力，好像在惩罚它一样。我绝望地吞咽着，等待着肠胃的惩罚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几个小时后急性肠炎就会大驾光临。

我坐在床沿，面对着衣柜镜端详着自己。这就是我：卡洛塔·莉埃迪，无药可救的墙头草，冲动的说慌者，精通于自虐的顶级专家。

我这三十年过得像几个月一样转瞬即逝。我没有男朋友，甚至没有一个蓝颜知己。我刚丢掉了一份工作，即使那点儿微薄的工资还抵不上乞讨来得多。明天我得装成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参加一场面试。我鼻子上甚至还有颗痘。

想到这里我又咬下一口巧克力。痘是青春的标志，再来一颗我都不介意，总比长鸡眼或疖子强。

我挤出一个微笑，却看见了眼角的两条细纹。真该死，我还真

是什么都不缺，甚至鼻子上的绒毛似乎也变多了。那耳朵呢？不会恰巧耳朵也变大了吧。人们可说过，人老了耳朵就会变大。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的乳头的颜色仍然像未熟的杏子般可爱，乳房到目前为止也顶住了地球引力。但是最终，它们也会下垂，身体所有的部位都会下垂，终有一天我的屁股会下垂到脚踝那里。

时间真是个大混蛋。那些流逝的时间从未使我畏惧，因为我一直狂热地支持着一个理论：衰老是长寿的必要因素。

我不害怕时间本身，我害怕的是空虚。时间不断流逝，而我一无所有，并且从未留下任何痕迹。快到人生的第三十年了，我却吃着过期的巧克力，套着滑稽的睡衣，注视着镜子里正在坍塌的脸，我爱慕的男人把我当作房子里养的花花草草。

我努力挤出的微笑在此刻终于崩塌殆尽。

我的头发也可以和其他部位一样坍塌下去。我有一头凌乱而狂放的鬈发，颜色介于栗色和橙色之间，发丝混乱得就像在我脑袋上刚经历过一场政变。这发型唯一的好处就是能让我显得高一点儿，如果再戴上一顶大礼帽，我就正好能顶住娜奥美·金宝^①的下巴。

我咽下最后一口巧克力，舔了舔手指。突然我的胃开始火辣辣地滚烧起来，就像刚喝了一口火山岩浆一样。

胃疼是几乎每晚发作的老毛病了。

其实只有三个人被我登在报纸上的租房广告吸引上门，所以我没有很多选择。

第一位是一个穿得像花蝴蝶一样的女人。刚进来三秒钟她就开

① 英国黑人名模。——译者注

始喋喋不休：家具的形状，还有床摆放的位置，用她的话说，都十分不符合风水。而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在我终于忍不住起身送客之前，她一直在讲着什么“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”之类的胡话。

第二位是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。他浑身散发着烂树叶子的味道，即使在讲起园艺艺术的时候，依然没有将眼睛从我的屁股上挪开。我想，大概他修剪出来的植物也都是屁股形状的吧。

第三位就是卢卡。

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在那个倒霉而又奇妙的早上，卢卡闯进了我的生活。那是个炎热的夏天，我的头被热气蒸得昏昏沉沉。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处于沮丧之中，兜里没钱，手里没活，身边没人，仔细想想和现在比起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我的闺蜜都在度假，整个城市都在度假，而我，身处这偌大的罗马城，面对着毒辣到几乎要晒脱一层墙皮的阳光，独自瘫在公寓的顶楼。电视机里重复播放着不知什么节目，好像是一群穿着比基尼的美女，还有个披着一头大波浪、说话直爽的主持人。我对此的记忆并不十分清晰，那时候我并没盯着电视看，而是坐在沙发上解决着我的“大业”——一盘煮菠菜。这就是我——借着巧克力酱、奶油、小饼干和去核橄榄来排解痛苦的女人。我穿着短裤和T恤，紧紧抓着一罐意粉酱，思考着我的人生到底有多无趣。而就在这时，卢卡现身了。

当然了，他不是突然降临在我的房间里，但是“现身”这个词用得绝对没错。他摁了门铃，敲了门，问道：“早上好，我刚看到了报纸上的租房广告，能和你聊聊吗？”

事实上，他现身的地方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门槛，然而在我看来，却是这宇宙中最生机盎然的地方。我发誓，有一瞬间，

我看到了从楼梯平台破土而出的木槿花，从天花板降下的兰花雨，还有一只吟唱着异國小调的天堂鸟。他的皮肤泛着古铜色，穿着白色的T恤、膝盖破洞的牛仔裤和帆布运动鞋，肩上斜挎着军用背包。他对我泛起微笑，我感觉心被咬了一口。

我呆立在那里，像个傻子似的盯着他，仿佛刚遭了雷劈，嘴里含着刚塞进去的橄榄，嘴唇因惊讶和局促半张成一个“O”形。在我一团糰糊的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我该化妆了。

“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”半分钟过后，他终于忍不住问道，每个音都发得很长，好像在和一位耳背的老奶奶讲话。

我根本没法回答他，因为我嘴里有一枚害怕又紧张的橄榄，它本来想乖乖地滑进我的喉咙里面，但最终选错了路以至于卡住了。我开始像头驴一样嘶叫，卢卡立刻把包扔到地上，上前从背后环抱住我，把双臂紧紧压在我的胸前，然后突然收紧，好像我是个破布做成的娃娃。

总的来说，我们的初次相遇就是这样。多亏了卢卡，那枚橄榄才没把我噎死，而是被我吐在了地毯上。

“你应该庆幸我知道海姆里克急救法。”他注视着我说。我感觉他现在就像一名企业律师——每天除了平板电脑什么也不用碰的那种律师。而被他注视着的我，则像一个刚挤完牛奶的傻农妇。

“海姆里克？童话里那个魔笛手吗？”我喃喃自语道。我随即轻咳了几声，揉着疼痛的腹部，下巴上还流着口水。

“那是哈梅林。你还是坐下吧，杯子在哪儿，我给你倒杯水。”

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，给我倒了杯我用来招待客人的饮料，看了看四周，兴致勃勃地调侃了下躺在碗里数周已发霉的梨，问我是

否还有空房。

“当然有。”我用沙哑的声音回答。

“愿意给我吗？”

“现在就给你。”

“棒呆了，合同呢？”

“嗯？什么合同？”

“租房合同啊。”

“啊，当然，当然，租房合同。”

“你不问问我什么身份吗？我可能是个疯子，或者是个贼，谁知道呢。”

我真想告诉他，他那镀金般的前臂就是最有力的身份证明。他的微笑，他的双眸，他的手，他露出的膝盖，让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。但是我不能表现得像个饥渴的傻蛋，要冷静，摆出职业房东的姿态，不要去想这位新房客有多鲜嫩多汁。

“嗯，当然了，我正准备问。”我神情严肃地说道——也严肃不到哪儿去。我还在咳嗽，肋骨也在隐隐作痛。

据他所言，他在一家酒吧工作，那里的鸡尾酒是全罗马最美味的。在此之前，他也做过很多工作，走过很多地方。空闲时间他就写书，是那种很严肃的书。他想成为一名作家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是著名作家。

我们签订了合同，他付了我三个月的定金，然后我们握了手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变成了好朋友，可惜的是，只是好朋友。

他是个阳光又有趣的男人。没错，从传统意义上来说，他的确表现得像个饿虎扑食的浪子，但是我坚信，他内心深处住着一个柔

软的灵魂。他唯一的不良嗜好就是把女人像纸巾一样随意使用，随意丢弃。除了这个坏习惯——他的房间常日处于灾难性的混乱——他算得上是最佳房伴了。

不过因为他在隔壁的彻夜狂欢，几乎每晚都会让我叫苦不迭。我曾经和他说：“你都 32 岁了，就不能表现得像个大人，尝试着真正地爱一场吗？至少让我看到，在我房子里转悠的是同一个女人。”

他微笑着耸耸肩回答：“卡洛塔，爱情并不存在。爱情是青春愚蠢的产物，确切地说，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。我如此想，正是因为我已经不是个小男孩了：我遇见过太多的女人，其中没有一个让我如痴如狂，让我有与其一起入梦的渴望，让我专注地听她说闲话。”

突然隔壁似乎传来说话声，是那女人愤怒的独白——她被毫不客气地驱赶了。而后传来她踏在地板上的脚步声，还有“男人都是蠢菊（猪）”的口音版叫骂。她说的没错，一点儿都没错。她觉得受到了侮辱，可我对于她被赶出去感到由衷地开心。我甚至默许她带走我的发圈，不过真希望发圈和她那丁字裤一起崩开。

卢卡打开了淋浴，我都能想象得到他搞出来的小水池，还有房子里湿漉漉的脚印。不过无所谓，我终于能睡觉了，整个公寓能尽情地进入梦乡了。

我刚躺下，闭上双眼，突然响起敲门声。随后卢卡推开房门，全身只裹着条浴巾。他想干吗？难道想与我同床共枕？仅仅是他裸露的手腕已让我脸红心跳，何况还有那结实的肘部、白嫩的耳垂……

“睡了吗？”他声音很大，就算我现在真的身处梦乡，也会被硬生生地拉回现实。他根本没等我回答就进来了，身上滴下的水滴让